

亲密宝贝

青海人民出版社

112203

感性系列

亲 密 宝 贝

于 晴/著

(青)新登字 01 号

(台湾)于晴言情作品集

亲 密 宝 贝

于 晴 著

责任编辑：李 声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00 万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1105—7/I·213 定价：88.20(1—9)元

单册定价：9.80 元

内 容 简 介

齐氏集团副总裁齐需阳三度解除婚约。

最后一个解约的是名歌星马纯欣。她雇请私人侦探获知齐需阳之所以三度解除婚约的原因是：他有一个曾在孤儿院中被顾家一同领养的妹妹顾心娃。心娃美丽异常，清纯如水。心娃被齐需阳视若掌上明珠，亲密宝贝。但她在名分上又是他的妹妹。

马纯欣决定对顾心娃下手。

顾心娃在卧房中差点被人勒死，逃出后在路上被汽车连续两次撞倒……

齐需阳沉着稳健，终于使案情大白，与亲密宝贝终成眷属。

亦真亦幻皆是情

(代序)

序

于晴原名范静郁。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她们文化都不算高，不过是专校毕业生，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出道都很晚，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席绢以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席卷台湾；于晴与席绢不同，初时平平，越写越火，到最近的《金锁姻缘》、《龙的新娘》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这两个万盛的“当家花旦”竞赛似地成长，巾帼不让须眉，加上另两位女作家，林晓筠和沈亚，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首榜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个阴盛阳衰。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简直令人瞠目。

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但较之席绢似乎要老辣得多。席绢的活泼俏皮及纯净透明的灵感，在于晴的书中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席绢的书似一泓清泉汇于潭中，潭下纤毫毕见，小鱼竞游，小虾觅食，卵石丛中螃蟹挥动大螯，飘塘沉底的落叶，哪

怕蠕蠕而动的红线虫都可以一眼望透。而于晴的书则不同，她运思添了许多匠心。以《为你收藏片片真心》为例；自命风流，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五剑客”，他们坚守独身主义，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然而，在遇到了似乎“前缘命定”的女子以后，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在爱神的召唤下，他们一一弃甲投降。

这部书里写了五个人的爱情故事，而于晴不是平分笔力，而是用一段传奇式的姻缘——一个怪怪的孤儿骆小小专科毕业以后到台北来谢爱心——寻找十年来出资助学培养她的素不相识的毛先生（类似于大陆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一类的助学活动）。以此作纵轴，贯串全书五个人的爱情故事，全书以最后找到毛先生为结尾。由爱到恨——由恨到爱——再回归到爱的心路历程。五个人的爱情故事，看似渐落俗套，但峰回路转，笔峰一转圆了骆小小的梦，令读者润湿了眼睛。于晴的笔力在于这一“转”。

于晴作品集中《我依然恋你如昔》是纪家三个女儿独特婚恋史。一个是主动型（纪子琪）、两个是被动型（纪子萍、纪子菱）。于晴从三个侧面揭示了女子的婚恋心态，说明了女子的婚恋没有固定的模式，似乎有一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思想。

《原来是你》、《亲密宝贝》、《红苹果之恋》、《假如我给你我的心》、《嗨！偷心俏佳人》五部书中的男子都是一往深情的真挚男子，而女主人公都是平平凡凡的小家碧玉或浪漫天真，机智灵活的小妞。情节充满了浓浓的现代生活气息，人物的对话语言极富个性和幽默感，真是精采纷呈。

她
令风
义，
护，
解
。力，
毕
素
助
以
归
峰
于
寺
、
女
令
大
。第二辑还特意遴选了《追夫狂想》、《痴心真不懂》、《请不要把眼光离开》共三部现实题材，以及《金锁姻缘》、《龙的新娘》、《乞儿弄蝶》三部古代题材。这六部作品虽不是于晴作品之全貌，却也充分展现了于晴作品的特色。《金锁姻缘》是于晴对新文体的一次尝试，借用有神论者的灵魂学说，让明代的灵魂飘游进20世纪，接受到了现代文明以后，又飘回到了明代，作者显然不在宣扬迷信，而是借这种形式，让现代文明与古代愚昧进行碰撞，显而易见，这种借代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显示今天人类社会的先进，让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热爱今天，热爱生活。

而由于主人翁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感同身受的体验带来了故事喜剧性的演进，这种演进是作者人文思想的展现。

《乞儿弄蝶》与《金锁姻缘》有点连带关系，它们之间有一个人物相互贯串——杨明。而这个人物的出现并不等于两书之间有有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说明同题材同时代而已。《乞儿弄蝶》也是喜剧，一个乞儿与一个牧场主本来是无干无涉的，然而，由于乞儿桀傲不驯，出身生活底层的她，对世间的一切都有着一种本能的抗拒，尤其激烈地反对礼教。她死也不洗澡，吃饭用手抓，满口改不掉的脏话。照例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也不会有人喜欢，然而自己也想不明白的牧场主，竟喜欢上了她。这样一个平凡的仅有一点喜剧色彩的故事，于晴把它放在一个十分恐怖的背景下来写，便有声有色了。杀人魔每月要杀一个未婚的女子，吸干她的血，而裴家牧场面对的就是屡抓不获，而且已经渗透进庄院的杀人魔。于晴是很会造势的，她制造出一环扣一环的悬念，使《乞儿弄蝶》成

了惊险喜剧。

《龙的新娘》则是题材上的又一出新，这是一种魔幻社会言情小说。三个 23 世纪的基因组合成的绝色美男，他们是属于伟大的龙的家族，他们拥有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当他们通过时间之门进入 20 世纪，寻找遗在古代（20 世纪）的红龙珏、蓝龙玉、青龙石，只有找到这三种许愿之石，才能得到神之恩准，实现愿望。然而龙之家族的这三个美男，没有能再回到 23 世纪。因为他们在那里奇遇了三个不同的女子，爱挽留了他们的脚步。这部爱情小说增加了魔幻惊险的成分，然而作者的笔触依然在于抒写当代社会的美好。《触不到的爱》、《亲亲我的爱》与《龙的新娘》可以说是于晴的魔幻言情三部曲。作者执著地热爱今天的生活，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她也傲视未来，她对今天情有独钟。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辩。

至此，于晴创作的十五部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

1

齐氏集团副总裁齐需阳三度解除婚约

巨大的标题醒目地刊登在众多报社的综艺版上。由社会版一跃为影剧版，原因无它，只因这回解除婚约的对象是个当红歌星。

扔下报纸，齐需阳有些烦躁地靠向椅背，想厘清心中纷乱的思绪。习惯性地，他拿出香菸想藉此安定心神，却又像是想起什么似地，只点燃了它，任它在手指间缓缓燃着。紧张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必须藉点什么以便控制它。无奈地叹了口气，懊恼的闭上眼睛，而后像是冲破黑暗，重见即将来临的曙光般，他倏地睁开黑色深邃的双眸，移向墙上一幅连他也看不出所以然的抽象画。奇迹地，他激动的情绪在刹那间趋于平静。

浮起一个温暖的笑意，松懈的心情仿佛散布到全身似地，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先前令人困扰不安的原因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

“齐先生，顾小姐来了。”对讲机兀自传出礼貌中又像是松口气的笑意。

齐需阳立刻站起他一百八十公分高的身躯，愉快的声音未加掩饰的流露出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

“我马上拿过来。”

对讲机才刚关掉，不经主人同意，门就“砰”一声地打开了。

进来的是一名年轻女孩和一只胖得离谱的牧羊犬。

他微笑地打量女孩。过肩微卷的长发随意用一条褪色的黄色丝带绑了起来，白里透红的肌肤在齐需阳眼里是用任何一套化妆品也无法塑造出来的，尤其是天生宛如洋娃娃般的外型曾让他发誓不让任何廉价的衣服亵渎她的美，而这一点他始终没有做到。不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金钱来达成他的誓言，而是即便是洋娃娃也会有她自己的意志。

就像今天，一件牛仔裤和鹅黄色衬衫就是她全部的装束，没有丝毫跟随潮流的意念。

她就是她，一个争女性独立而又充满同情心的女孩，也是他齐需阳的异姓妹妹。

淡淡地笑了笑，在打量她的同时，他也任由她大力拥抱着。虽然她娇小得不及他肩膀，但力道却大得出奇。

“大毛哥，好久不见。”顾心娃一如往昔一般选择同样的字言做为开场白。

“的确好久不见了。”他挂着罕见的笑容在她颊上亲昵的印上一吻。“这回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他无视那只体积庞大，在齐氏拥有唯一特权的牧羊犬懒懒地打了个哈欠，走到他办公桌下蜷缩起来。

顾心娃偏着头看他，“你猜。”

“我对猜谜游戏向来没兴趣。”

她双臂环胸的靠在桌边斜睨他，“我是为你而来。”

“为我？”他不太高兴的猜着她来的目的：“你看过报纸了？”

她摇着头，“国家大事我从不注意。”

她注意到他暗松口气的表情，眼角瞄到桌上摆着几份报纸，不顾齐需阳的阻挡，她溜过去眼明手快的抢过报

纸。

她瞥了一眼版名，“大毛哥，你没有看影剧版的习惯吧？”相处二十多年了，对于齐需阳的一切喜好，她可是摸得一清二楚。

从小，顾家四兄妹虽毫无血缘关系但亲如手足，若不是齐需阳找到生父，中途改姓为齐，至今他应该仍是叫顾需阳，是顾家兄妹的长兄。每每思及此，心娃总是怅然若失，如果当初齐需阳生父齐谷清未曾出现，齐需阳就不会出国留学，为进入齐氏做好万全的准备，放弃了他真正的兴趣。那仿佛是很遥远的一场梦，一个小女孩带着几分好奇、几分不解地听着她的大毛哥哥诉说着所有的梦想，而今梦早已褪色，留下来的是无情的现实，逼得齐需阳不得不保护自己。“冷血”已成了他在商界的代名词，但在心娃来说，齐需阳永远都是她最亲密、最贴心的大哥。

齐需阳注意到她有些黯然的神色。“娃娃，怎么了？最近过得不太开心？”他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笑着摇摇头，她的眼光移到巨大的标题上，然后脸上立刻浮起明显的惊愕。

该来的总会来的，齐需阳无奈地准备接受她的炮轰。

“齐氏集团副总裁齐需阳三度解除婚约？”她半嚷着报上的标题，引起桌脚下牧羊犬慵懒的睁开眼睛望了女主人一会儿，确定那只是她平日高分贝的叫声，又继续阖上眼睡觉。

“大毛哥，你又解除婚约了？”

“显然是。”他不想多作解释。

“为什么？”

“没有任何原因。”齐需阳表情一片空白的回答。

“没有原因你会轻而易举的解除婚约？老天！上个礼拜，二毛哥才通知我，你和马姊已经决定婚期，怎么可能才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又解除婚约！”

她想起马纯欣和大毛哥站在一块是完全的登对。虽然她谈不上对马纯欣有什么认识，而马纯欣似乎也若有若无的表露出不太欣赏她的模样。不过对于齐需阳的选择，她向来是举双手赞成，但她绝对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解除婚约的地步。

齐需阳对于解除婚约一事倒是看得相当地淡然。

“娃娃，你中午有空吗？”他的反应与心娃形成强烈对比。

她不理他，转移话题：“是马姊惹你不快？”她深知齐需阳不会无缘无故的解除婚约。

“不是。”

凝视着齐需阳没有表情的脸孔，心娃突然想到受到伤害的也许不是马纯欣，而是她外表冷淡、内心感情纤细的大毛哥。

她上前亲密地搂住他的腰，抬起头小心地观察他的表情。“老天，你一定受到很严重的感情伤害了，是不是？”她的声音小了许多，同时暗骂自己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

齐需阳有一股想爆笑的冲动，但他勉强忍住，不想伤及她脆弱的心。

“以前我每谈一次恋情失败后，心理上受到的创伤跟你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不过没关系，你还有我，我可以当你倾吐的对象。”

“没错，我还有你。”他柔声道。

眨了眨眼，她始终带着小心翼翼的表情。“所以你可

以说了。”

“说了?”

“我保证绝不告诉二毛哥和三毛哥。”

“娃娃，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声明立场。

“你在骗我。”

“我从没有骗过你。”

心娃皱起眉头。“你每回都是这副模样。连续三次解除婚约，你始终不曾表露出你的悲伤，你是不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

“而你宁愿把所有的痛苦、悲伤全一古脑儿的塞在你的心里却不愿告诉我?”

“我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齐需阳淡淡地笑着。

心娃偏着头仔细打量他好一会儿。“你没说谎?”

“我像是在说谎的样子吗?”

“大毛哥，你愈来愈难理解了。”

“或许吧!”他听见轻脆的敲门声，秘书葛天娜微笑地捧着一盒双叶冰淇淋走进来。

心娃眼一亮，暂时忘却质问齐需阳，低低欢呼一声：“天娜，你真是我的知己。”

“不是我，是齐先生吩咐的。随时在职员室的小冰箱留着心娃小姐最喜欢吃的冰淇淋。”葛天娜将冰淇淋交给她，低低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你是我们的救星，齐先生一整个上午都在生闷气呢!”

心娃朝她亲昵的眨了眨眼，目送她出去后，转向齐需阳。

“现在言归正传。需要我帮你在中间说好话吗?”

“不必。”齐需阳倒是一副看开了的样子。

“你难道一点也不留恋?”心娃不明白他的心。

他长叹口气。“娃娃，男女之间好聚好散。既然我们彼此不适合，就不应该再错下去。”

“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上回你解除婚约的藉口。”她试图对他板起脸。

“娃娃!”

无奈地耸耸肩，心娃有时候拿她这个大哥也没办法。

“好吧!既然你不愿让我居中调解，至少你也应该澄清一下误会吧!这些记者把你形容得好像全世界小至三岁，大至八十岁的女人你都想要。”她忿忿不平的说道。

“那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影响。”

他不想说出那是马纯欣召开记者会，企图毁坏他的形象，毕竟是他解除婚约在先，所以才引起她报复的心态。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即使是他未来妻子用恶毒的言语侮辱他的娃娃。

他想起昨晚，马纯欣无法忍受他一而再的拿她与娃娃比较，终于对他口出恶言，甚至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惹得马纯欣连夜召开记者会，加油添醋的把她说成一个小可怜，而他就是那个该下十八层地狱的负心汉。

但他一点也不后悔，他只感激他及早认清了她的真面目。

小心翼翼地观察齐需阳阴晴不定的表情，心娃担忧地看着他。

“大毛哥，你没事吧?”

他回过神，温暖的神色立刻浮现在他眼底。“我很好。既然你不是专门来质问我解除婚约的事，那么你一定有更

0286-241220

重要的事了？”他故意转移话题。

但他没想到心娃的脸色会由关切转变为愤怒。

“是你，对不对？”她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一句。

“我不懂你的意思。”其实齐需阳对于她的愤怒已猜到三分。

“不！你懂，你当然懂。”她一气愤，就忍不住来回踱着步。“画廊经理一早通知我，我又有三幅画卖出去了。是你买的，对不对？”

齐需阳面不改色。

心娃不在乎他答不答，由他脸色就明白她想要知道的一切。

她恼怒地走到挂在他墙上的画前。“我不要靠你来施舍我，我要的是实力，由自己实力换来的成果，你懂吗？如果是你的施舍，我又何必以画画为生？就连挂在你公司墙上的这幅画都是你施舍给的钱，因为我不是出名的画家，根本没有一个人会花钱买我的画，不是吗？”她胀红着脸不停的数落着。

“娃娃……”

“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谈不上有什么才华的小画家，但我一直努力着，毕竟我还年轻，如果我的画全是由我自己的大哥收购，那我画画还有什么意义？倒不如趁早改个行，随便做个什么小职员都可以。”

“娃娃！”他的语气加重了些。

她絮絮叨叨地谈下去，丝毫不想接受他的辩白：“画画一直是我的梦想，也是我一直想要获得肯定的才能。大毛哥，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待在你的羽翼之下不受任何伤害，但小鸟也有展翅高飞的时候，让我一个人试试，好

吗？”

“娃娃，我买画不是为了施舍。”

她嘲弄的笑了笑。“还有什么原因能让对画根本不感兴趣的齐需阳买画？以你副总裁的身分，就算想让自己的门面好看些，也不会选择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画家！”

“我欣赏你。”

“多虚伪的解释。”

齐需阳叹了口气，细心地为她打开冰淇淋盒子。“开始在融化了，快吃吧！”

“你在逃避话题。”她并没有被转移掉话题。

“我没有。”

心娃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你答应我，从今以后绝不再买我的画了。”

“我说过，我欣赏你的画，相当……有潜力。”

“你从不会说谎的，大毛哥。”心娃瞪着他，“你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先警告你，如果你再买我一幅画，我就改行当个小职员。”

齐需阳不做正面答覆。“想不想一块吃个午饭？”

“刚解除婚约，带个女伴，不怕引人注目？”

“你是我妹妹。”

她狡黠的盯着他，“毕竟是异姓妹妹，你不怕有人说你有恋妹情结？”

他扬起眉，“他们怎么说，并不关我的事。”

齐需阳根本不在意那些看法，真正能让他在乎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心娃是其中他最看重的人之一。

“你不怕形象被毁，将来名门闺秀可就没有你的份。”她警告他。

“求之不得。”

心娃带着遗憾的表情：“你可以不顾大众的眼光，可惜我已经有约了。”

“新欢？”

“不，是旧爱。”

“是那个广告人？”

心娃微笑地点头。

齐需阳想起那个年轻而又充满干劲的男人。在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齐需阳就已经肯定他在追求心娃了。

但他不认为那男人配得上她。

心娃值得更好的男人相待。

他略带失望地注视她，“也许下回？我们兄妹俩很久没谈心了。”

“将来有个老婆就可以谈心啰！”她回答。

齐需阳知道她又想老话重提，只好先塞住她的话题：“我跟马纯欣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如果你不希望我心情烦闷，就闭上你的嘴巴赴约吧！”

“好吧。”她暂时放弃这个话题，搂了搂齐需阳，接受他在她颊上的一吻，然后她用力踢了踢牧羊犬，“毛毛，回家了。”

“呜”了一声，牧羊犬抖了抖肥硕的身躯，站了起来。仿佛知道它是唯一能进齐氏的动物似的，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让心娃忍不住噗哧一笑，一人一狗走向门口。

“娃娃，别忘了星期六的家庭聚会。”他提醒她，目送她出去。

他的一副好心情逐渐淡了下来。

这种奇异似的情绪在最近愈来愈严重。每当见到心